

要做有生機的農業～ 二代茶農張顥嚴的真心茶

文／許家瑜（臺大新聞研究所一年級）

照片提供／張顥嚴



「我們的農場叫做恆誠農場，我幫它加了一個slogan『常守真心——守住自己一顆真摯的心』」張顥嚴，r99農業化學研究所畢業，因為父親生病，對農事陌生的他回到南投竹山，面對比人還高的雜草，拿起鋤頭一下一下地整理起父親20年的心血。

從荒蕪做起，如今收穫一片生機盎然。

土壤調查的迷人之處

回想大學及研究所的求學經歷，離開家鄉竹山，負笈北上的張顥嚴形容自己懵懵懂懂地進了農化系，直到大二接觸了土壤學課程，才與農業化學找到了共鳴。

「我發現我對這個（土壤學）很有感受，就在課後去找了老師，在實驗室當專攻生。」張顥嚴便一腳踏進農業化學的領域，大學畢業先去當兵，之後又考進農業化學所，畢業後再當一年研究助理，前前後後8年的時

雖是承接家業，農化出身的張顥嚴對經營農場有環保理念與堅持。

光，他笑說自己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實驗室度過的。

在實驗室的日子，張顥嚴跟著學長姐及老師，跑遍臺灣各地，採集土壤做調查與化育。「調查是眼見為憑的工作」，張顥嚴說調查的第一步驟，因為講求眼見為憑需要實地訪調，他深受吸引，現在講起來仍感受得到對土壤研究熱忱。

「放下」所學，從頭做起

畢業後，張顥嚴在研究室再當了一年研究助理，面對人生的十字路口——該留在臺北打拼、或是回鄉接手茶園，他坦言最終下了很大的決心才回鄉，「因為等於是把在環境這塊發展很久的（經歷），一口氣斬斷」。

當時指導教授考量到農業的出路，勸他往新興的環境顧問領域發展，甚至認為有些大材小用。「老師那時候和我說一個臺大學生去種田，很浪費」，張顥嚴當然明白老師並不是看不起從事農作，而是希望他能有比較好的出路。

然而考量到父親生病，身為長子，張顥嚴感到責無旁貸。父親生病前，其實也累積了一定的客戶，「只要東西（茶）做得出來，通路方面沒有問題」，張顥嚴考量了許久，還是離開了生活8年的臺北，回到竹山準備接手家中的茶園。



在臺大，除了在教室上課，實驗室幾乎是生活的全部。

過去專研在土壤調查，張顥嚴跟著實驗室調查過全臺各地的土壤，卻對家中荒廢的茶園一籌莫展。

茶農之子體悟有機不易

「我是土壤調查出生，我從土壤管理的這個角度去想。但很多時候我們這樣想，實際去做發現自己錯了，一開始茶都種死」甚至張顥嚴笑說一開始自己砍死了很多茶。

即使一開始對農事沒有任何概念，但過去所受的訓練讓他學會停損，懂得轉彎。

「那個時候我知道要草生栽培，但是沒想到草生到那樣。人家會說『你這個都是雜草，根本沒在管理，茶樹都死了吧？』」張顥嚴解釋，在鄉下根本請不到工人，人力吃緊根本無法負荷雜草生長的速度。但他心念一轉，能做多少算多少。

「結果無意中發現說，茶樹被雜草包圍了一段時間，竟然還能生長。」因為不想噴



學長姐同儕，是同學也是“出外打拼”的伙伴。



陳尊賢教授帶學生野外實習。

農藥而擔心葉子可能會被攻擊，卻發現葉子長得還滿漂亮的。但他表示一開始生長速度真的很慢，別人的茶園兩年多長成片，但顯嚴的茶園卻還是一叢一叢的。

荒廢的茶園看不見幾顆健康的茶樹，過去在學術研究領域講求眼見為憑，而繁重的農務卻沒有直接帶來收穫。經過一段時間，張顯嚴利用過去土壤調查的技術調查自家茶園，發現埋藏在雜草叢生之下，富含有機質的黑沃土才正是父親20年耕耘的心血。

那樣肥沃的土壤來自父親辛勤的施肥，一行一行的茶樹間，張顯嚴似乎看見二十幾公斤的肥料，扛在爸爸的肩頭，日復一日年復一年，養分就這樣累積。

儘管言談間吐露出栽植茶樹、經營茶園一路走來的辛勞與困境，張顯嚴沒有太多

的抱怨，似乎過去一路走來的辛苦都雲淡風輕。

茶農之子傳承家業

過去投身有機茶行列的農民十分稀少，張顯嚴的父親可以說是第一代有機茶農，面對有機轉型，行動上可說是難上加難。秉持著一個簡單的心念——不想要使用農藥，更不想要賣使用農藥種出的茶。然而這樣的良善立意，換來的卻是三年苦無收入。

傳統的線性思維認為，假使土壤肥力不夠，在只能使用有機肥料的狀況下，需要加倍使用有機肥。雜草也要控制，因此拼命除草，「基本上我爸所有的時間都花在除草上面，病蟲害也要去控制，合成農藥不能使用，後來他就去用一些萃取劑、生物農藥，維繫得非常辛苦」張顯嚴回想當時，家中為

了轉型有機農作吃足了苦頭，到最後還發現茶樹的健康狀況越來越糟糕，甚至爸爸身體都出了問題。

接手家中茶園後，張顯嚴則認為，一但有生命摻和進來，農業便應該以「整體論」的思維去思考，就不再只是線性系統。

「病是一個結果，要解決必須去找原因」因此面對茶樹生長狀況不佳，張顯嚴首先會想說為什麼會產生病蟲害？「蟲害大部分來自生態鏈沒有建構完全，病害來自於植物不健康」接續著繼續摸索，為什麼植物會體虛？「原因是什麼，就一個一個去剝。土壤排不排水？肥力條件充不充足？或是最近天氣造成環境壓力？」

「一般農夫可能只是透過經驗傳承，怎麼說就怎麼做」，而張顯嚴跳脫植物一生病就用藥此種線性思維，一步一步讓自家的茶園重新展現生機。

「我印象很深刻在我種茶第二年的夏天，連續下了一個月的雷陣雨，天氣又熱，那一個月裡，茶樹竟然長高了40公分！」談起茶樹在自己手中頭一次茁壯起來，張顯嚴難掩興奮。

興奮之餘，他也獲得栽培有機茶的啟發：「那時候我有一個滿深的體悟就是，我們很多的農業管理的策略，它背後都還會有一個假設，對於有機管理策略的假設，必須順應植物的生長生理去設計。」



陳尊賢教授經常拎著滷味宵夜來探班，和學生聊家常，亦師亦友，又像父親，關懷照顧學生無微不至，讓張顯嚴終生感念。畢業時與恩師陳尊賢教授合影。

有機的真諦

回想進入農化所前的口試，張顥嚴道出一段「尷尬」經歷：「以前碩士班推甄口試的時候，前面的問題我都對答如流，後來老師問了一個問題：『請問同學想做什麼研究？』我第一個回答說我想要做有機農業的研究！突然氣氛就凝滯了，我不懂為什麼會這樣。」

「口試老師眉頭一皺，眼鏡拿下來，吸了一口氣說：『同學，在臺灣我敢說除了我之外，沒有人做過更多了有機試驗，連我都不敢說我是有機農業的專家。你說你要研究有機農業，我想我們系上並沒有這種老師。』我心裡涼了一下，想說是不是講錯了什麼話，總覺得有機農業四個字似乎戳到大家的一個痛處」。後來張顥嚴以榜首進到農化所，雖然也搞不太清楚究竟有機農業為何會在口試當時讓老師們沈默，若干年後，才在種茶製茶中體悟老師當時的語重心長。

張顥嚴解釋，「社會主流看待有機的概念是『零檢出』，而『零檢出』在實務上來說其實是低於偵測極限」。隨著更精密的檢驗儀器，偵測極限提高，加上對於「污染」的排斥非常直觀，因此造成有機農業從定義上來說，有過於嚴苛的問題。言談間感受得出張顥嚴對於有機有另一番見解。



如今他也常受邀分享有生機農場的經營管理之道。

「但更重要的事，我認為有機應該是強調『生物、生態、生命』的這個部分，這也才符合有機的字元organic，org是生命的字根」。他認為有機農業要稱作有「生」機的農業，或是生命力農業。

顥嚴這樣的想法，來自於英國農學家Albert Howard所提出的「生命之輪」概念。

「生命是一個生生不息的物質體系。生命之輪一端是崩解，一端是新生」，「或是你要

說生命就是生生不息的循環、生命參與到農業的這個過程、生命就是生態系……，語言描述上會有一些出入，實際上就是在指農業是有生命的，有生命力的農業才叫做有機農業。」

對於有機不一樣的詮釋，要改變大眾的認知，並非一蹴可及，「或許我們多跟人家溝通，人家會懂的」。張顥嚴保守且誠懇地說，如同他對於心目中的有機農業，一如既往地默默耕耘。

在臺大日子最重要的思辨能力

將生命的概念納入農業經營、將傳統線性思維破除……張顥嚴認為自己比其他農夫「多懂的這一些」，便是來自8年來在學校所習得的思辨能力。

「很多時候透過辯論的過程，不管是跟老師辯論或是跟同學辯論，過程當中你不一定能學到真正的答案是什麼，但是你會知道你現在的觀點有什麼漏洞」他解釋，建構及理解生命正是農化本科所教授的，而思辨中接收到其他人的見解，有時候沒有絕對是非對錯，「而是基於什麼樣的理由，而可以得出這種結論」。「很多科學有單一解，但環境科學它幾乎沒有單一解」，這樣的經歷讓顥嚴學會「停看聽」，明白事情並非只有單一可能。

應用在農事上，也讓他不恪守傳統有機思維，他舉例說：「大部分的農夫不會挖一公尺的土壤，他可能只看表面的土壤，肥不肥鬆不鬆？只看表象的後果便是將植株長不好歸咎於病蟲害，但沒有去注意表土之下，是否有障礙空氣、障礙水傳導，障礙植物根生長，或是土壤質地不連續……」回過頭來看，現在從事農業的能力，原來在過去不知不覺中建立好了。

如今茶園的生長趨於穩定，但這也不過是去年的事。張顥嚴靦腆地笑說：「現在才比較敢跟人家說我在種茶。」而對於茶園的願景，他說，想要建構一個利他的生活環境。

如同恆誠農場的中心思想——守住自己一顆真摯的心，顥嚴說「不要忘記師長常提到的，要幫助其他人變得更好，不要忘記讓這個環境變得更好」，每一株用心種下的茶、用心維護的自然環境，其實目的都是希望能靠自己的一點心力，將這樣的好傳遞出去。

從竹山到臺北，大學、碩士到工作，8年的臺大時光將張顥嚴的思維提升到另一個層次。返鄉接手家裡的茶園，從懵懂到成熟，像掙出土的茶苗，在沃土的滋養中日漸茁壯。